

九州志

葵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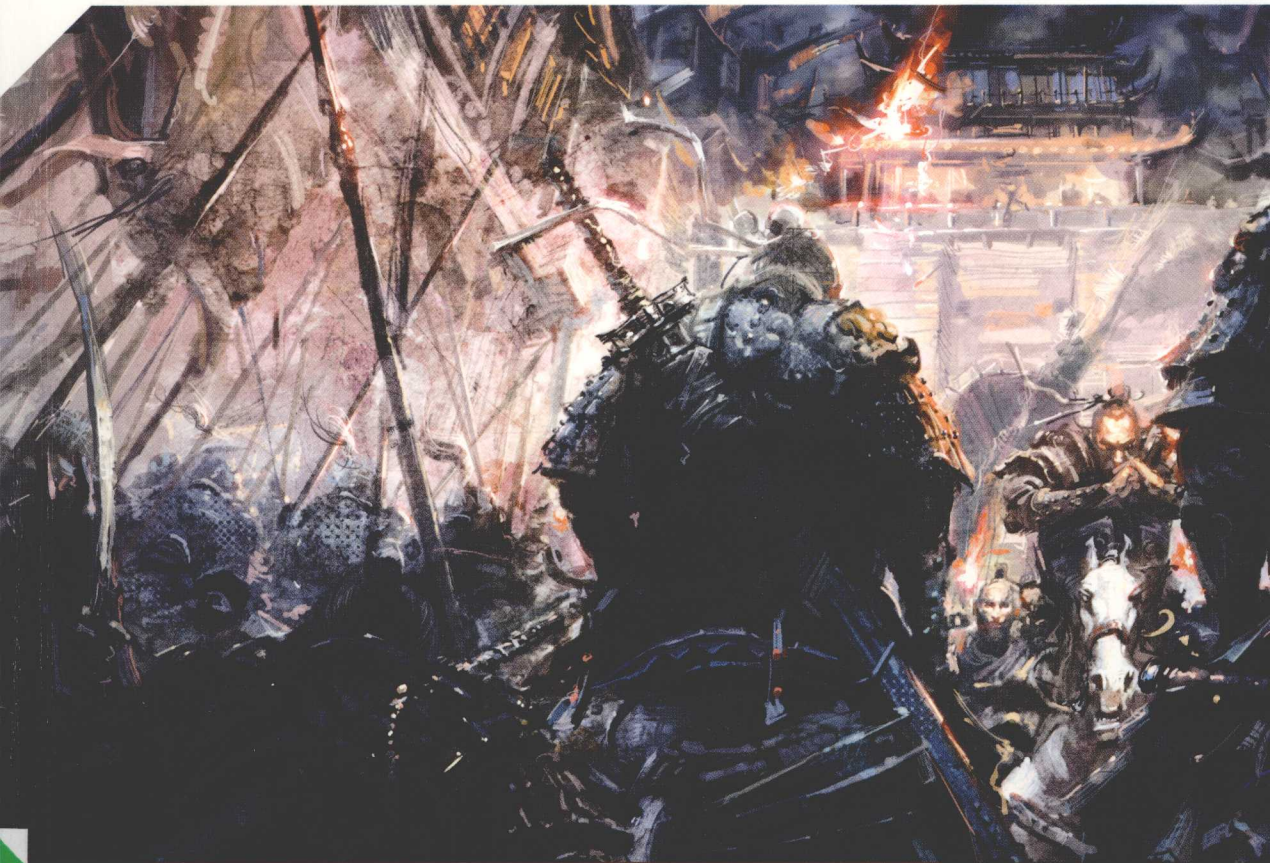
THE LEGEND OF NOVOCAIND



江南 小椴 萧如瑟 唐缺
桂圆八宝 暗 唐七公子

领銜
【第二季】

IV 玄之殒陨



江南

葵花白发抄·龙雷

唐缺

尸语

唐七公子

华胥引

温雅

楚道石传奇·幽馆锋镞录

大胤圣王七年至十四年，
辰月君临，天罗拔剑，
阴寒七年，颓美七年，
烈血七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志·葵花. 玄之殇陨 / 江南等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385-3842-7

I. 九… II. 江…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5588 号

九州志·葵花. 玄之殇陨

江南 等

作 者: 江南等著

责任编辑: 王天明 熊晓君

特约编辑: 武宁 王俊灵

特约监制: 孟祎 李正华

特约策划: 武宁 王俊灵

装帧设计: 黄海涛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842-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无边海洋中，有一片文明繁盛的陆地，生活着不同的种族。随着对周遭世界的探知，诸族逐渐感觉到彼此的存在，交汇融合。终于有一日，一个人族皇帝统一了这片陆地，将已知的区域划分为殇、瀚、宁、中、澜、宛、越、云、雷九个州。尽管之后一场巨大的洪水改变了陆地的轮廓，在它的中央造出三个广阔的内海。但从人族皇帝分封的那一日起，这个世界便被称为“九州”。

“三陆九州”正是这个世界地理的最好写照。被大洪水分开的东陆、西陆和北陆上，各有一些神奇的风光。云州人迹罕至，雷州毒瘴密布，中州土地肥沃，澜州山脊高耸，越州野地荒瘠，宛州山水交融，殇州冰寒高原，瀚州一马平川，宁州山林繁盛。三陆之中，有潍海、涣海和滁纒海三个内海将陆地隔开，三陆之外，是无边无际的浩瀚洋。

智慧的生物在九州上分布极广，创造了无数活潑璀璨的文明。

人族在九州之上分布最广，凭借坚忍、耐力，无穷无尽的欲望以及强大的繁殖能力成了九州大地上的汹汹主流。人族中的一支华族占据了东陆四州的大部分地区，凭借农耕文明创造了九州中最盛大与繁华的文明；另一支居于北陆瀚州的蛮族，则过着游牧的生活，成为草原上的霸主。

羽族的外型酷似人类，却能够感受明月之力凝出羽翼飞翔，主要居住在北陆宁州的丛林之中。他们精擅射术，善于航海。能够飞翔的他们以天空和高处为尊，不同于人类总是试图改变周围的环境以适应他们的需求，羽族对赖以生存的树木极为崇敬。

夸父是体型巨大的种族，身高力大，主要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北陆殇州。也唯有他们能够适应那里寒冷的高原。他们因为地域的分散，文明程度不高，却

对自然有着自己独特的体悟。

河洛较人类短小但体型匀称可爱，河洛对于创造有着狂热的追求，信仰极其虔诚，坚信创造才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所在。代表创造的火对与河洛来说是最崇高的事物，只要有合适的条件，他们的造物总是九州最好的。

神秘的鲛人生活在水中，因此和陆上种族接触不多。他们偶尔会将城市浮上水面与其他各族交易，就成为各族口中的传说。他们的男子凶猛而女子柔媚，是九州水域中一道难得的风景线。

九州中最为神奇的种族就是魅，他们本是纯粹精神的造物，却可以通过被称为“凝聚”的过程为自己创造一副实体，将外表变得和其他各族一样，从而融入进他们的生活。凝聚的过程漫长且艰难，且极易失败，但多数的魅还是无怨无悔地为自己创造一副形体，以体验真实的生活。

智慧的繁衍带来组织和秩序，也带来对抗与冲突。种族与种族，文明与文明，个体与环境，冲突在九州的历史上未曾间断。其中最主要的矛盾，便是名为“天驱”和“辰月”这两个组织的对抗。

“天驱”之中，尽是心怀“守护”信念的武士，他们面对的，是主要由行事诡秘的秘术士组成的“辰月”。这两者各自代表了创世的主神“荒”与“墟”，因此天驱和辰月的矛盾，是物质与精神、无序和有序之间矛盾的具象化。

璀璨的星辰，瑰丽的海洋，空寂的山川河流，熙攘的喧嚣都市，珍奇的异兽，玄妙的种族……一切尽在——“九州”世界。

九州志工作室出品

顾问 江南


监督 吉吉

创意 罗四维、isotone、吉吉、红袖

脚本 罗四维、isotone、布知道、妖风

设计 布知道





焚城·红莲

诸侯的军队包围了都城，
最终的复仇即将发动。
七年前的血债，
终要以血来报偿。


那一晚，
鲜血和烈火的花朵在天启城恣意绽放。



2009 SINO

Illustration by 季诺





白发·醒转·雨洗铁甲

雨点洒落

荡涤刀口的血色

我以人颈磨洗的利刃

永不锈蚀

Illustration by 肖鹏

『葵花卷』

创意：九州志工作室
美术：季诺 夏达 JYL 第七个桔子 伊吹五月 肖鹏 申友林

九州志

惯性的轮子，禁欲的雪人。
大地棋盘上的残局，
已搁置了多年。
一个逃避规则的男孩，
越过界河去送信，
那是诗，或死亡的邀请。

——北岛

白衣碧血

那场直接导致推翻辰月的大乱局，是从士子们的鲜血开始的。

这是匡武帝去世的第二年，如果以“伪王”白千行订立的年号来说，应该是煌极元年，但如果以白渝行订立的年号来说，这却是天宝元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很多人死去，很多人重获新生。

紫陌君白曼青，是在这年中流下的第一滴血，也是最为高贵的一滴。

当白渝行在唐国宣布登基之后三天，白千行立即抛开了自己的矜持，开始宣布登基，改元煌极。但宗祠党并不买账，其中表现得最为坚决的，就是最年轻的长老白曼青。

白曼青理论上算是白千行的堂兄，如果白氏皇族这一代再死个二十三人，下一代再死四个，那么白曼青就有可能成为大胤的中兴之君，而且也许是最光彩夺目的一个。但那毕竟只是理论，辰月把持着实际的权力，虽然义党多年来的反抗已经让他们不复圣王初年的威风，可是依然没有人能只通过政治斗争便正面抗击这个已经在朝堂内党羽密布的教派。

因此宗祠党也只能采取最为消极的对抗方式：他们像一群泥塑的不倒翁那样，既不出面说白渝行或白千行是篡位，也不在白家宗祠内宣布他们的合法地位。这导致白千行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却不是匡武帝白崇吉的继承者。这无疑是个吊诡，民间虽然不懂得这其中的区别，东陆的世家大族却敏锐地注意到，这表示宗祠党在隐隐地抗拒这个天启的新主人。

【圣王十四年】

理论上，圣王十四年这个年号是不应该存在的。圣王十三年，匡武帝就郁郁而终，第二年无论如何也应该是新皇帝的元年。但是在宗祠党的眼中，无论是白千行还是白渝行，他们都没有获得继承大统的全部资格：匡武帝没有留下遗诏，宗祠党也没有进行推举，以律法来说，在新皇帝登基前，依然使用前一个皇帝的年号，因此在他们主修的史书中，这一年就被称为圣王十四年。而下一年，则是白渝行的天宝二年。这在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

他们也知道，在其中起到最大推波助澜作用的，必然是紫陌君白曼青，那个惊才绝艳的贵公子。

古伦俄并没有对这反抗有什么反应，如果是圣王初年，他可能已经让杨拓石或者苏晋安带兵将这些宗祠党的遗老再度清洗，甚或亲自上门，血洗白家宗祠。但自缇卫成立以来，他反而深居简出起来，辰月的势力日益膨胀，却将古伦俄自己越来越推向了幕后。

【辰月内的不满】在辰月的内部记载中，雷枯火曾经对古伦俄的隐遁很有意见，称之为“退缩”，作为古伦俄的学生，这已经是相当严重的批评。有些研究者把这作为葵花末期辰月内部产生分裂的证据之一，并由此联系到辰月最终的败亡结局。

■

古伦俄在十多年前曾经剿灭过宗祠党的势力，当时的宗祠党领袖白师道被处死，残余的白家长老都已经归顺辰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知道这些世家蠢畜终究没有放弃过再起雄图梦想，在古伦俄不问世事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试探。如果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差距，这本可以用“蠢蠢欲动”这样的贬义词来形容，可白曼青的光辉，让这反抗带有了强烈的悲剧英雄色彩。

在天启四公子中，白曼青一向以隐忍与平和著称，他从来没有采取过过激的行动，以至于被苏秀行笑称为“缩头公子”。的确，比起当街杀人，拔剑生死的青衣鬼苏秀行，白曼青可以算得太柔和了，可是在苏秀行拼死将白渝行送过西江，自己牺牲在百里话面前后，和他并称的白曼青也终于迸发出了自己的血气。

圣王十三年秋，在白千行要求宗祠党正式承认他继承地位却不得回应三个月后，白曼青终于召集了宗族会议。可让白千行勃然的是，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宣布他和白渝行都“暂时地”不具备继承大统的资格。

史书记载白千行带了缇卫第二卫所——也就是雷枯火的手下——大概二十人，还有虎贲郎数百人闯入宗祠会议，以一个皇帝来说，这种行为迹近撒泼。他要求主持会议的白家长老白师博于会场上当即宣布他身继大统。此时白曼青拍案而起，怒斥白千行。“言辞明锐，浩气若碧血横空，篡王（白千行）不能对，颓然而去。”

以胤史中的记载，白千行在被辰月培植前，也曾经亲自结交百官，往来酬酢，比白渝行的行动力要高得多，此刻气势汹汹而来，却竟然被白曼青言辞迫退，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仔细分析，白千行在内心深处，是对白曼青有很深敬重之心的，而且白千行虽然也是辰月的傀儡，比起他的父亲来，还是对权力的渴望更

【白氏兄弟】白渝行和白千行都是白曼青的堂弟，而白曼青当年也曾在皇族的教习中给他们讲课，可说是帝师身份。当然很快辰月发现白曼青“想得太多”，就将他调离了讲习。《大胤皇帝镜明录》上说白曼青曾经与白渝行和白千行射猎，同宿同游，那大概是圣王初年间他们最融洽的日子。

繼

大过对辰月的坚信。也就是说，他还希望能尽量少地依靠辰月而独立掌权，在这种情况下，用武力真的剿灭宗祠党就完全是一个不值得的选择。

白千行汹汹而来，颓然而去，只是成就了白曼青的清名，却也给他种下了杀身之祸。在随白千行来的辰月教徒中，有一个是雷枯火的心腹，这个人叫冯軼。

冯軼本是淮安一个没有实权的小官吏，一直想巴结宛州顾家的公子顾西园，可是总不得其法。在接触了辰月的

教义后，这个已经五十多岁的人却突然领悟了星辰的奥义，也算得是一个秘术天才了。不过大概终究是年纪大了，虽然秘术修为一日千里，性格总是难以扭转，还存了一肚子的小吏心理。

此刻他看到白曼青丰神俊朗，将白千行从宗祠会议上赶了出去，心中必然起了非常大的震荡。一方面白千行毕竟是东陆共主——至少在他看来是，另一方面白千行还带了辰月的教士，白曼青的拒绝简直是对皇权和大教宗的双重背叛！

而最让冯軼无法接受的是，他自己也没有站出来展现辰月教士的威仪，用秘术将这个年轻的长老炸成碎片，而是自惭形秽地和皇帝一起退出了宗祠，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还只是淮安城中的一个小吏。

于是他找到了雷枯火，进言说白曼青藐视教宗，公然做反。雷枯火之前追击白渝行，却在四大公子中的苏秀行智勇之下，功败垂成，虽然苏秀行自己陨落西江，可就结果来说，不啻还是给了雷枯火重重的一击。因此雷枯火对所谓的“四大公子”一直深恶痛绝。可是即使到了现在，雷枯火还是没有下手去除掉顾西园或白曼青。

史学家分析，这依然和辰月内部的矛盾有关。

古伦俄作为最接近神的男人，他一向主张“盛者必衰”的哲学，在他看来，辰月已经剿灭了世上一切的强敌，现在应该到了辰月自己衰落的时代了。但在雷枯火看来，以天罗为代表的义党们还在风生水起，辰月远不能称自己为应该衰落。虽然他们都信奉“分裂即存在”的教义，却在当下形式的看法上大相径庭。

作为“寂”部的教长，原映雪大概具有仅次于古伦俄的智慧，可是强大的智慧



白千行

篡王·棋子

纵横分明的棋盘，
犹如巨大的陷阱。
一朝身入，
便不由己。

带来的自信却让他在体验人类情感上走得过深。他游走于古伦俄和雷枯火之间，没有对时代车轮的转动进行任何阻拦，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多次阻挠了缇卫的行动。这让雷枯火对他心存不满。

当古伦俄和原映雪不问世事，只有雷枯火还在操纵缇卫四处行动的时候，即使是大胤朝廷，也渐渐知道辰月已经开始全面退缩。和圣王初年挟风雷之势，杀吕眉山、剿宗祠党不同，和圣王七年缇卫黑衣鲜甲，隳突帝都也不同，此刻的辰月，即使贩夫走卒，也看出了它的颓落之势。

而这颓落，绝不仅仅是因为义党的努力又或天罗的奋斗，更核心的原因，是那如同神一般的血葵帝君古伦俄不再将他的手伸向凡间。

圣王十三年秋，宗祠会议在七天之后结束，得到的结论是暂时搁置对白崇吉之后继承人的评断，并不宣称白渝行为逆党，当然也没有宣布白千行就是伪王。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种两边都不讨好的骑墙，可是作为主体都在天启内、可说面对大军毫无反抗力的宗祠世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需要勇气的行为。

这勇气很快得到了回应。

白渝行在南淮再度发布勤王诏书，宣称白千行没有得到宗祠党的认可，无权继承大统要求诸侯们并力讨伐。这个声明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白渝行自己事实上也没有得到宗祠党的认可。

无论是诸侯还是白千行自己，都没有去抓这个弱点。

诸侯们的军队开始加速集结，并出现在国境附近，此刻还没有人知道他们会进攻唐国还是王域——甚至即使他们自己相互之间也不知道。但白千行却作出了一个姿态去宣示了自己的“王者气象”：他宣布大赦天下，凡无不赦之罪者皆赦。

众所周知，天罗和义党是谋叛，白渝行是篡位，他们后面的百里恬是谋反，这些罪名都无可赦，相比起来，赦免个把当街斗殴的无赖实在不痛不痒。但这大赦却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淳国公的七公子敖谨得以以合法的身份公然出现。

敖谨，本名敖诤，在圣王七年时携兵刃闯天启，被黄杨木箭一箭射落，朝廷念在他世代忠良，责令淳国自行羁押，并赐名“谨”，以取谨言慎行之意。五年之后被人救出大牢，本来是逃犯之身，在外隐匿周游，这一下却洗脱了罪名。

淳国当政的二公子敖诘托人带信，要他回国领兵勤王，虽然没说勤的是哪个王，但敖谨都没有搭理，而是去宛越之间，收罗了淳国当年失散的旧部，更联系了桂城君魏长亭，俨然成为另一支义军。

这一年就这样过去。

圣王十四年，在这个荒诞的年号中，雷枯火终于有了行动，他传教旨，命令杨拓石的羽林天军参与王域拱卫，因为淳国和西华的大军已经迫近铭泝山，而众所周知淳国的辰月代表许社已经被赦诘架空，而如果淳国军队真的想去打唐国白渝行，那么无论如何这条路也太绕了。

与此同时，楚卫国的军队也已经迫近了殇阳关下，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他们去打白渝行那么根本不需要进殇阳关，这简直是把“不怀好意”四个字写在脸上，更何况传闻中桂城君魏长亭家就是楚卫的宿将，雷枯火不得不在殇阳关大加防范。好在殇阳关险峻无双，号称东陆第二雄关，倒也还不是最紧要的威胁方向。

诸侯们纷纷行动起来，天启内的暗流更加激烈汹涌，天罗的刺杀行动并没有和缓下来，在春山君苏秀行死后，天罗首座的三公子作为魔组的头领接下了天启联络人的工作，他的作风激进，比起苏秀行的轻狂，甚至更加激烈，而且他也隐隐感到辰月的实力正在急剧萎缩。

在这一年，缇卫的一卫和五卫都被雷枯火的二卫和苏晋安的七卫接手，职权空悬，六卫的照姬也在范雨时死后不久就销声匿迹，她的副手方小楼本来和她经常互换身份行动，也就在圣王十二年成为了六卫的代理卫长。原映雪更是不问世事，终日游走于凡人之间，当年煊赫一时的缇卫已经有将近一半的力量陷于停滞，完全不复旧观。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雷枯火站出来作为辰月中的强硬派开始收拾残局，在很多普通人看来，辰月的领导者们并不像在义党眼中那么狰狞可怖。范雨时志向远大、深谋远虑，原映雪超凡脱俗、深不可测，古伦俄更是具有超脱了凡间所能理解和智慧，只有雷枯火，正是那种在坊间评话中俗套的反派秘术士形象。可正是这个面容枯槁，凶残暴戾的老人，在圣王十四年展开了雷霆手段，告诉世人：即使内忧外困，上下交蹇，但辰月终究是辰月，不是个把义党轻轻松松就能推下台去的。

雷枯火的面容枯萎如骷髅，一般来说只有秘术士“枯萎”的时候，才会显现出这种外相，但是雷枯火使用过类似郁非的火焰秘术，这让人对他的秘术究竟属于什么系有过很多猜测。无论如何，他都具有即使最强大的天罗刺客也不敢小看的秘术攻击力。甚至有人认为，单以杀伤力而论，雷枯火其实不在古伦俄之下。

这个“阳”的教长独立支撑了辰月与缇卫的运作三年左右，很少有刺客敢于公

【殇阳关】殇阳关横于暗澜山与北邙上的交汇之处，是宛越进出中州的必经之路，殇阳关北面是帝都盆地，南面是楚唐平原，南北十万拓平原只有此关一处险要可守。殇阳关的城墙呈东西走向，城墙高九丈六尺，宽一丈四尺，内外双层，两层城墙之间的瓮城有火眼和灌水的机关。城门共有十座，北四南六，东西接大山。殇阳关地势高于周围，即使以普通弓箭也有一百五十步射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被称为“帝都锁钥”。

繼

开与之抗衡。直到圣王十四年，诸侯开始有所动作，所有人都认为，辰月此刻依然没有以雷霆万钧之势去打击这些蠢蠢欲动的势力，就说明他们已经不复当年之威。

雷枯火给了他们一个打击，圣王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缙卫第七卫、第四卫联合行动，在国子监公然缉捕了四十多名太学生，罪名是妄议朝政，蛊惑人心。这其中正有紫陌君白曼青的门人七名。

这些人被站枷示众，黑衣缙卫持刀旁立，旁观的人虽然很多，甚至有太学生们在朝中供职的父母亲人，却没有敢于上前稍加宽解抚慰。

除了白曼青。

白家宗祠最年轻的长老连头发都不及绾好就奔赴德义坊示众的地方，他推开缙卫的长刀，对士子们说：今天你们站在这里，正是你们的光彩所在，我白曼青虽然愚鲁，却也愿意借你们的光彩来荣耀自己。然后他将自己的头发披散，佩剑解下，夺枷自缚，与他的同伴站在一起，“路人咸涕下”。

白曼青终归是世家长老，皇族成员，缙卫不敢怠慢，急报杨拓石。杨拓石只得自来，对白曼青说手下孟浪，不及讯问便行刑。白曼青以胤律责问杨拓石，说太学生即使犯罪，也需三司会审，且不加五刑，如何可当街凌辱。眼看杨拓石就要放人，雷枯火的弟子郑亢却带来了教旨和圣旨，指明要将这些太学生打入天牢。

圣旨在此，即使白曼青也无法当场颀抗，只能洒泪相送。

这件小事就这样平息，余波却影响深远。首先是雷枯火能瞬间请到圣旨，姑且不说是伪造还是真的让白千行写，任何一种情况都说明辰月和朝廷——至少和皇帝的关系——并不比以前更加疏远。其次雷枯火并不给杨拓石什么面子，这说明辰月的教长，即使只剩下一个管事的，也主导着缙卫的行动。最后，白曼青虽然在去年力抗白千行，显得宗祠党势力似乎有所抬头，可面对辰月的暴力依然无力抗衡。

诸侯们显然也看出了其中的势头，原本昂然挺进的马头踟蹰起来，晋北和西华的军队开始逡巡不前，甚至有商国传书诸侯，说唐国附逆，天下当共诛之。商国此刻只是一个小穷诸侯，连自己国内的野人都搞不定，这种大言不惭的信显然是背后有人授意，可是无论

【紫陌文社】

白曼青在圣王七年成立的这个文社，最开始是为了总结辰月教义中的荒悖之处，后来渐渐成为不甘屈从辰月淫威的士子们慷慨悲歌的所在。与一般清谈的文人不同，他们在白曼青的指点下，从律法和史书中寻找着辰月的罪证与疏漏，并上书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圣王年间至少有不下五十桩冤案在这些士子的据理力争之下得以缓颊，宗祠会议上之所以能暂时不决定白千行和白渝行的继承权，也正是紫陌文社中的陆谨严从贵史中找来的先例。

■

龙雷

轻盈转折·中间人

一边是铁黑的秩序，
一边是鲜红的血脉。
蜘蛛的舞步，
无痕、无定、无方，
我，
姓龙。

